

潛溪集卷三

燕書四十首

宋濂著

玄黃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談論以風以陳質往舊開
今新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
若教蚡冒至於武文威稜氣燄懾彼諸姬吟晉君不
道乃謀兵入我足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
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
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玉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
國孰與守蓋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

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鄖叔矜禦雲中荀偃扼直轅誰能侮子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緩之以仁馭之以寬繩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隣分昭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戍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

也分為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利於我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告燕文公曰齊將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謂晉楚大國爾齊何能謂武安君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人養蜀雞有文而赤翁有群鷓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雞遽翼諸鷓晨風不得補去已而有烏來與鷓同啄雞視之兄弟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鷓飛去雞仰視悵然似悔為其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仆車而仆於劇險此無

他福生於所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曰子誠過慮哉
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虻且有毒况
上國乎燕人為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
木於營丘山中若蘊若楛若魄菴若豫章無疵取而
泛之河蔽流而下二師營衆徒操剝剝劉之運繩
尺剡之閣閣然窳窳以登違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
寢成桓公環視之吏陳之楹有用楛者桓公讓工師
翰曰楛散木也層理不密階俛弗固嗅之腥瓜之不
宜為棟為椳且不可况為責任器耶工師翰對

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程文賜以為薦址畫藻以
美非堅聖以厚墉陶篔以飾飾巨竊以為為盡善矣雖
東阿之楹缺以一楛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
寢之鞏者在未厝承未厝者在楛藉楛唯楹耳一楛
蠹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楛
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
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為祭其水而違其大也桓公
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為君言之楹執國柄者有
雍巫馬成內食之姦者積斲枿焉長君之欲權有
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內德弗幸者有闢方焉

極皆蠹矣。路寢能獨存。卞桓公悟曰：敬諾於夫。曰：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惟業底定。善曰：從諫勿拂。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王師翰近之矣。

楚莊躋過商丘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嬰美而豔。殺司鴻氏。櫟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宜衛人。不佞引錐。自刺左右。奪錐免。躋怒。欲梟衛人。白閭曰：衛人厚我。若此。勿以妾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閭得幸。又克忘衛人。恩已請曰：衛人女弟瑩。容顏姱。嬈。臆。

膚若琢玉。善為陽阿七盤之舞。翩翩如龍。旋見者欲死。君強委躋焉。可妻也。躋從之。瑩至。躋絕憐愛。瑩終不自憚。嬰則日媚躋。作狐狗態。躋或一破顏。輒出驕。人曰：主君贈我以笑矣。主君面自有光。唇如繖。丹齒如齊。具音甲。黃鍾其美。文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無主。白閭尤善媚。其驕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躋專瑩。白閭甚恚。往詬瑩曰：而溷疑耳。遽忘德吾乎。不然。何專我主君也。嬰繼詈尤力。瑩起避之。白閭與嬰逐。噪不已。瑩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

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
而讎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不亦慎乎嬰不能
答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釐曰而夫子固在而心
儻未死曾記泣別時言乎白閭抱釐大慟釐與嬰亦
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為脯
妻其女婦事與莊躋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反北
而事之爭權而矜寵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頻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
之剡桐而髹錮焉畫為龍文日習焉其音鬱紆而迴
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

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聞角鳴意入將醢已
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
奇曰真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渾不能休
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
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偽也
今子又以能為龍益偽矣舍偽而學偽奚擇焉君子
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
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操入國將盡
劉諸公侯懸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命諸

方病聞之嘆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况敢爭乎公解頰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邾次伐崇侯禿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

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艷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臺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群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瓜之血愈滋瓜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剗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剗無乃與前事類邪公矍然宋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

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懷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及覆言
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
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
然哉

蔡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遙咨之
且咨且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十更湯收濕
不以巾遡風乾之掘坎為匿而軒其上下疏河水隨
恩隨流欲行人道汲井泉前後濯大雪不廢妻因病
寒死然好嗅夫婦足紕足紕若行騰纏三周而覆湯
泉善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噦即吐子泓獨樂之

驕人曰是何鬱金之腴也婆律之潤也椒蘭之郁也
寘諸袖中飯不甘嗅之神度弗爽嗅之怒不舒懣不
釋也又從而嗅之瀕死召其子曰吾死矣窆盛薌合
不爾求也嘉薦普淖弗汝覲也能時致足紕於柩前
孝莫大焉蔡大夫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
者必有大污其子泓之謂乎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密箴緣之以
晝純佩之以襍熨之以掄火擇彤笏承之趨魯君之
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者非君
賜與出作又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界播于時

婦饋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為無禮於德為無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為玉體之共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木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衣且於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為文繡衣無色龍章擊以朱絲襮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授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矱前之章緣文以顯義

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禮若可受純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得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汚于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忠信為紳廉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求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

懇慙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黃鍾大呂弦歌于揚洋洋
乎相宣泠泠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手禮
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至趙趙苦成常與之出游指河山曰吟吟乎有
截也指民物曰棼棼乎衆多也指兵府曰矛戟犀利
也指內歲曰玉帛充切也大夫上國也寧有匹于是
乎腹擊曰敵邑索其安能及此然有一說焉為君陳
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濱有昭支囄者居蛟汭之丘
汭不產牛有繩犗來者大如犛其角爾栗爾昭支
囄怖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撞牛易稱

童牛之牯是也昭支囄曰吾見貌牛者形咫尺耳其
大有若斯乎懇其人購以歸驕其比鄰矜其與阜自
以無敵也他日甯宣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
高涼之山首牛曰犛其有黃其尾玄其色類乎搃其
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支囄復往購以歸又自以
為無敵也他日爰子撞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
空賓之林有牛曰旄赤鬣垂髀耕斲蔽邾體長而多
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囄復往購以歸又
自以為無敵也他日倨無膝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
大也已峽之中有牛白羴其毛拳然其睛煜然其

鬻然其肉重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盍復往購以歸
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梁都之舟過焉謂之曰是未
足為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日犂項肉上葵龍胡下綏
迅行如飛其肉重三千斤子盍致之昭支盍復往購
以歸且詫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邪岸舞馬悅置翼
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盍出牛讎之公
孫伯光曰是猶未足為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鑿鑿
盪以為頂鵠象以為跟雕騂以為皆填脂以為尻其
肉重七千斤子盍致之昭支盍惑曰有是哉雖然旦
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光言因嘆曰使人不我告我終

矜犗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
海固為大國也比之齊晉則不及矣齊晉比趙固為
大國也較之秦楚則雄強不如之矣君勿自足自足
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苦成當苦
本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狹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日浸乎淫靡然懼景
公之知矯情事馬每入朝駕羸馬撲車以從本惡差
冠纓殆欲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穉臣曰寡人
使子囊帶賜爾等歸衣一襲及鞞鞞容刀各一以爲
象章而等每過侯門對曰臣等無事於國得從

夫之後食雖弗鑿不我餒也衣雖弗華未嘗列也
君又有此土俾萬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共也
共則一和儉則從見從康則豫一和則韓唯君圖之
景公說一日出游會諸大夫饗于鹿門入而觀焉其
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豐
明精腴也景公以其始也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
爾乎盍收而戮之君子曰書云作偽心勞日拙其齊
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卽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
君曰寡人過士不為不至矣先飢而哺之未凍而裘

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繫維之邪益
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
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甌不棲非山
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粟之詔
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
命作兜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蹌而起夫王孫類夫
人者猶可也至於魍魎則噬人之物仰首則百獸警
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森四發非惟不可近矧敢
狎獵人羶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
編項或翻出踏下無所不至魍魎亦靈獸猶可也至

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搏土
為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為鬼則
胃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嫗仆如畫至於人獸神皆
夫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
形大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孩人以彘肢誘而致
之集於軋壹玄與黃異貯序而教之布霖几於庭置
三壹其上振鼓三初則玄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
揮鬣相向三則紛紛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壹不
亂夫王孫魁臚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
言其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真心志筆嘗欲故也

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
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
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
君嘗語群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
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劔舄乃麇至耳今王之馭下
如束澁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
出者臣亦將去之况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
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
國聞之上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
孰不欲自見哉特志過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去舉

賢而容衆致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袁婁宰泣
曰散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况倍三乎吾
寧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
使者俱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
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
不股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反欲愛
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
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
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

諫有贍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
挫之國也今弗聞蓋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
公叔曰不然魏國鄙小許雖在其南西河路其北長
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
弱盖有伏甲焉譬猶越人穿鼠鼠好夜竊粟越人寘
粟於盎恣鼠齧不顧鼠呼群類入焉必飶而後反越
人乃易粟以水浮康穀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復呼
群次第入咸溺死魏以舞陽餌我是寘粟於盎也無
乃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

身免君子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
無所遁其情爾魏人無故而棄舞陽豈力弱哉蓋誘
我也公仲遽信之何耶老子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其魏人之謂矣

晉樂氏世為晉卿以財名至樂雲益務修靡狗馬聲
色無不好籍之舉火者百家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
亟求葵西旅訪神馬溼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
犬還則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比切
之陰白楊悲亡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
沈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歲皆空而為樂不厭雲

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給之
曰魚鴈滿菽澤羊牛溢郊坳金帛珠玉充積庫歲何
謂單乎雩復悅雩姜斐媛罵曰嬖峭所籍以生者在
人腸胃中也嗜其血骨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死久死
則屍蝟亦稿矣爾曹籍吾家舉火旦旦盡而伐之我
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姜言以計去之嬖記益
雲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為焉君子曰山之陽有秦
蟲穴之晝夜蓋弗止繫藩液韜而倅蟲亦無生者
其樂氏之客歟使戒斐言亦何至於焉我
楚有闔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擇先王

以為脩潔人也一日飲遂啓疆家而沈尹壽師相執
馬師析犁與沈尹壽語語近褻闕子般怒曰若等陷女
壘若渠畧出入穢壤雖鬼見亦唾也尚敢厲言姐互聞
手衆皆色沮言未既有豔姬過門闕子般起更衣悉
夫握刃趨甚疾衆隨之觀則所追者正闕子般也初闕
子般通於姬姬知飲遂啓疆家過而目招之闕子般
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嘆曰天下
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遂啓疆尤之曰子何
見之稅也昔紀侯好袒使袒師教馮袒師脫主省人
貌飾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衣瑤文鸞之履兼作

周旋人也拜立坐跽人也袒師度可用進紀侯紀侯
觀之樂舉觴觴焉袒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蓋袒
假人貌飾形也其心袒也因物則遷爾子何惟闕子
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姦言者衣袂相屬也子
何惟闕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也星辰
之遠也涉天之家咸得測焉獨入心之變堯舜有難
知者觀闕子般之事可為寒心矣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群蠻中貿遷
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先燁燁然過東
風覆舟附斷桅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陰山中

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湏自分必死尋其
實絕氣庶遺骸不為鳥為飯未入狸狸自竇中出反
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雷葵黍麥諸物指之食西
王湏方餒甘之竇右有小洞復新石厚尺餘甚溫謔
西王湏狸狸獨卧于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
嗚嗚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解忽有餘皇度
山下狸狸急狹西王湏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狸
狸猶遙望不忍去西王湏因謂其友曰吾聞狸血可
染纈經百年不薦是獸也盾刺之可得斗許盍升岸
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

為囊石如顛沉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戮鬼斯
戮之矣西王湏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湏固可殺
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
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
往

玉戡生與三為叢臣朋玉戡生曰吾齊宜自厲異時
立朝勢人之門足毋涉也三為叢臣曰此余切齒腐
心者盍誓諸玉戡生喜乃歃血誓曰三衣周心毋指
刺毋誅有位棄附厥險若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
鑑之若亡何決姓示晉玉戡生後申前誓三為叢臣

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且奔
走其庭三馬叢臣既悔復恐玉戡生知之又不得不
往也鷄初鳴即去假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
照之則玉戡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
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于中位
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
之嘆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款
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使臣說齊魏之
君曰臣之東邾有長瀦君其妻終葵夫人妬寔其孫

姬長瀦君苦之長瀦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
和而不爭長瀦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糝
餼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
爾長瀦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因帷薄之故以傷其
心不可乎夫人荅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
子致辱玉趾貴于茲敝廬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
焉長瀦君實耄子且幼未能勝洒掃所恃以無恐者
長瀦君存耳苟一旦溘先朝露吾屬將操瓢丐於道
路長瀦君精神幾何實之愛之唯妾爾侍姬唯欲是
從長瀦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耶肉未及寒已思移他

家矣妾雖愚寧復計帷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遂其
如夫人者今六國合從將以擯秦秦遣衛人一詠從
約頓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
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傳理善惑大王不可不察也齊
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復成君子曰
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辨士之舌以為東西辨士
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為無國傳曰弦白為黑
倒上為下其士之謂歟

驪夷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象頌覆父而牛
尾狸亦產焉狸骨與肉間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狸

日飲之其毛澤澤狸自料為人所忌穴山為宮樹石
為柵聚籜為墉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者獵師嗾犬踈
跡之毀柵壞墉而煙其宮狸不能煙也閉目冒火出
大隨斃之力叔牟曰狸何罪哉驪夷子曰狸何罪哉
利其肉之臙也高國氏以富見禍人以為無辜殊不
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狸哉君子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為鷓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
之降則降指鷺鷥鳧使擊則擊無不效志西鄰
有終利之伊爭能宜咎欲學之來鷓於大陰山使

鷹奴囚之七月有鵠過焉命鷓搏之鷓驚陸鷓亦陸
對立粘枝上招之矯矯然逝矣餘者瘦死過半終利
之伊甚慚徃餽宜咎曰子何術而使鷓馴也宜咎曰
吾亦何術哉予初得之也冠之以籠胃束之以條鑿
嚴之以鼓鼙承之以鞮舂振之以鑿和使其目無邪
視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庶其饜也咽
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鷓比故
命擊則擊命止則止今子畜之以人不以禽乖戾其
性情動捩其筋骸逆亂其血營紊傷其羽翮不適其
飽飢神既不完天者皆喪矣又烏能如入志哉雅恐

其不縱也縱則颺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與子異耳
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調鷓而得馭將之術也君
子曰豈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
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
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
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
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登罪加
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魯之

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閔巫
臣曰魯棄周禮唯弱強是視當齊肇霸衣裳之會元
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温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屨其蔑我楚國
則曰是葦路藍縷之邦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
怒日又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琴
臨楚郊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
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
以大輅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
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閔

其德至今未泯也夫脩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以
上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共之以示遠其無
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閔巫臣曰受姓定封
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
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數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
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
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火無所
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
雖徼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天臣也以君伐臣是謂
不義以臣伐君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者以

師宿于魯境東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為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自救且不及况能餒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為國密邇於齊

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籍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為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惓惓以威遠為言二者皆失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秦襄公繼伯將與楚子會于孟以乘車往而不設

備通國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吏曰君安則臣等
君設有難宋杜且不血食吾屬將焉真諸請昧死言
焉侯宋襄公出歌而過之曰有馮者魏其毛羽翹冠
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密密者陸鱗鱗者牙乞乞者夫
始可魏與君魏乎魏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公怪
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吏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有諸
曰然曰聞君武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
在體要佩玉鋤鋸不可新於山荷戈與役不可耐於
廟其理然也今楚人魏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
其術迂矣君之蒞政動法文王使文王遇魏亦使勇

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之揖也襄公曰入皆相率
約君以禮子奈何欲興戎乎壇坫之間玉帛交錯而
使甲士廁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會楚子以
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為萬世笑者以膠柱
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况往會強國而不知
變乎

鄭人有愛惜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汕或涿或設餌笱
之列三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即生之魚新脫罔罟
之苦德甚浮白而噏喙踰巨鬣尾始搖鄭人掬而觀
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慘斃而食後掬而觀之曰腹

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為命今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萬咸語不更先生曰鼫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犬欲磔山狸欲啖鼫苦之其黠者乃往依稷焉稷社之配也世謂之稷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烏為豕其數鷄鳩殘其軀伯趙欲其室亦不能一朝居意而近人而家於宮則舒然安矣夫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邪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萬咸曰仁義汝

稷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然不更先生冷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專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維鷦鷯非乎林固不集也人孰不智哉

楚共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函以金檢命左右負以隨時出說之游於雲夢之澤失焉共王不悅下全國中曰有獲吾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太咸索珠簡茅淘土開闕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蔡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煖起管中視之珠也禱宮敵共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既沒珠之失

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汝懷者
之手可以入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為小
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土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
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
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
曰杜闕文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
穢去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
共屏棄滯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
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殺之若子何如曰斯其

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
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
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
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
民使君主之不使塵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
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朒假於
奔水氏朒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
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僮者設進薦脯醢觴朒
朒起執爵啐酒且酢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

蔽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
僦是崇虛焯方熾欲緣高沃之時弗如翼徒望宮而
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
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鬼必吐哺而逃濯谿見罌必
棄後而走宮火已焯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
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憤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
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
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僿而推鄙盡國中無過者唯
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詎若有所失語大夫斨曰渠

其生其智入我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斨曰心成憐白
髮玄情弗怡艷色媿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
斨曰君聞癸妣子琴之為人乎子琴慎妃耦十年不
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癩如叢珠且
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裨
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
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羹坎侯為
嬖之甚子琴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天笑
世人多一目云其交宛爰都憐之為致趙女也豔嫩
嫩照人世謂門須白台不能似之手琴遂出曰何物

醜類敢濟吾玄姬所謂玄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
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若之蔽一至是乎研
豈最易辨且不可况其他乎世道既巧以佞為賢以
正直為悛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
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鉤與公玉乘無庸伯仇同居於乘丘大心鉤
學內聖外王之道淫淫而洽於心公玉乘迂之曰子
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翬黃擒鼠也子不得一馬乃
舍去學假仁定霸之術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充
之曰子病大心鉤善矣子道亦未為得是使韓盧捕

鼠百而一中馬予所紫則異於是公玉乘曰何術也
曰捍闔之術也儀秦之舌申韓之法軫到之畧也放
之一邑則一邑服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
天下從是使蒙貴襲鼠也子不失一馬大心鉤公玉
乘疑之相與說于秦王大心鉤進曰王道如春煦嫗
兆民無跡可窺均囿至仁王假臣以三十年馮化軍
於邇遐矣王曰子之言美矣惟黃虞能致之爾寡人
不能伺也自公玉乘言公玉乘進曰揣摩地執明玉
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伯業可定
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

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不得王見問目
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問利害繫如也言已且繼曰
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求朝矣
王大悅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為上大夫
與聞國政公玉乘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客之
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為大夫大心鉤轍環諸侯皆不
售老死乘丘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籥于戚
之舞不可施鄭衛之和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
齊魯之俗大心鉤欲行先生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
哉

晉定公將以位禱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曰
鮪焉知其大小心不為曳曳見之則其

王出入海中故曰飲沫腥風置倫然云遂
春日以十千不能屢出焉

洋者為玉第一貴者次不見其徒離行海間
何謂之者清湖上羅列江湖是膠焉益若長陵江
之人以為其也之富厚或戰大駭所甲而
王輔之乃

之失子也... 傳曰君子以虐受人又曰日中則昃不可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賓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子非欺公曰然何如可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諫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示義... 利權熾精明可伐者二也既廩充物備饒弟絕無... 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榮衛小而邾鄆杞莒皆與... 也元覽水合旬忽後可伐者五也以此

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最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為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為民人耶未冠劍烏充斥君之境土何愛離結舟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怕耶君已帖陳服親親魯而携楚矣何假乎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齒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恃寡人奈何賓胥無曰熊羆對虎並家於山蛟龜魚鱉俱穴於淵九夷百蠻均老於

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
伐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馬齊侯曰大
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我不然何聞義則服
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
若狂易者以足衣為中以冠纓直履以食豆而羹簞
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柱駕文子之間問曰
先生病邪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
耶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
法制不定上下無章驍暴者字民辱夫操弓矢出關

是簞受羹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履簞
冠纓也髡髮之倫升於上士是中足衣也舉國反易
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疇實病亦一身爾如國
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毫而
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為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
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
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
各東西匿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盍聚諸輒謝去
一日漁于海獲甲蟲曰蠶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

其蘆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
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
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反目
至死弗覲者不亦悲夫祝庶其蘆之能悔抑又賢矣
秦有尊蘆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蘆沙
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
楚境上關吏繫之尊蘆沙曰慎毋繫我我來為楚王
師關吏送諸朝大夫寘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誰也
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
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蘆沙怒曰是非

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
大夫尊蘆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
趣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
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
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
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
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蘆沙指天曰使
尊蘆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
蘆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
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蘆

沙却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
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割而
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
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
無常蓋徃徃籍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
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又輒敗亦不幸矣哉
歷考徃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
之剽非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眞子斡耕於渠蔭之野得石馬圓而哲肉且
倍好上有蒲穀文子斡執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
章其璧也哉孚尹旁達蘆而不剝其璧也哉無功而
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
臣渠蔭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
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
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竅受璧薦諸玉
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子斡抱石嘆曰吾聞有
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髻以補冠太阿雖
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為珉不可乎楚丘丈人
過而視之曰子斡其幸矣哉子斡怒曰何幸也曰卞
和以玉獻尚遭刑况爾薦珉者乎子斡終不悟君子

曰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
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
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
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湏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
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
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珞乎腹藏蟹
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珞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
不能無也瑣珞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蟹鼠乎與叩
叩距虛比為叩叩距虛齧甘草即有難叩叩距虛負

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蟹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
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食
毒草害之及下嗑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
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迷
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
者彼以行此一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
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驩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
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
自用哉密湏奮可謂善諷矣

倚于事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璧為之

選召所與游者飲出豹于庭而詭其能於是治金為
繩擊之文羅日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
解豹斃之豹視鼠若不見倚于臯怒詈之他日又有
鼠過焉倚于臯後縱之豹遇鼠如初倚于臯怒鞭之
豹輒嗥倚于臯愈鞭之易以縲綫寘之牛羊棧中日
舖以糲豹喪欲泣倚于臯之友安綦子佗聞之誚曰
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奢供饋不如
尺布文豹雖驚禽六如狂狷子何愚也鳥不用狸
搨鼠而縱豹捕獸哉倚于臯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
且盡豹獲麋鹿麋兔以歸無筭者君子曰獸固善捕

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違其才何邪

楚多鷄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嗜之偶使韓遂挾
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令國中羅鷄與格皆不
勝君以韓無鷄愧之無鈎大夫曰夫鷄海內所有也
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
班文鷄也翁鱗而尾佳鷄也刀豕而戟距鷄也鷄則
鷄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氣方
屨堯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
能不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鷄與黎格卒人勝韓
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云羊質而虎皮

見草悅見豹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真虎哉亦是人君不能辨耳

楚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辭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歐弗歐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踈矣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曳筴而副玉珣者後宮千人且譏莫酣惟口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教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

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筮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筮若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則鳴群鴈藉是以瞑澤人熟其故爇火照之鴈奴焉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群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群鴈以奴紿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群鴈方竊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

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孛人不當如是
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敵慢
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必慮必有一長者及韓
起獻計楚人知楚子備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况上乎

宋則成君自謂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
我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
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群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
則死叱殿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
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

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
吾善為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威君君召至
子且鼓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
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鷄
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此
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况方
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
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鷄者
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之
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

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群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群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今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別成君即日罷其後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雞喻之說也

余為燕書四十篇蓋取鄭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

患以求神情銷沮見於軫翰之中氣蕭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我至正丁

酉夏五月記

擬答魏錡絕秦書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志獻公覺國內不靖穆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傾會齊人納惠公于魯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蒲魯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將饑來乞糶於我許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餓之權公則曰

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攻饋饋七年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饋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執不畏之我穆公志已之弱使公子繫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卻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及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送夫入亂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

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勦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鄆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櫜韃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殚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大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櫟茅之田我穆公不致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

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
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
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
公聞其言而思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
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薨棄我穆公以
墨衰即戍敗我于散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
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願微
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
鄭三國之師取汜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
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勝薛我也將悉敵賦以待于

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
是恃又伐我圍祁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以
國家多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送公子雍我
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
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
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
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惡我我共公惡其
詭道弗敢與成靈共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秦
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
夫曰我兩國匪以王帛相見而以興我寡人之耻也

蓋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海之東
西口血未乾又使欲錡乞師平魯欲以伐我且以蔓
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有
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
乎君若惠顧則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鋟
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子野亦唯命寡人敢
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
嘗從事斯語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

本窮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
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
而君王待之過禮寘諸群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
分狂士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於
國事無所違白設有不幸誓伏劍結纓以報稱萬一
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縮之夫楸之使夫差
介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邦為空棟君
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天帶溟海唯魚鱉是食
亦甚矣核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腐行懷首
越天蓋願降帝讓殺然不許君王志蓋至矣

鑿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為亦屢
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
王之靈夫差悔過卷旆而旋君王既反國臣亦得類
犬馬奔走與大夫柘稽為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
不敢又留臣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誅吳
復讎為事食不殺而餐衣服純素不衾不衣肉餼其
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
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
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圍又敗之於郟又敗之
於淶如是三戰三北遂圍之樓夫差始奔之山美差

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
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夫差
懼太息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
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
辱為已甚臣豈不知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
能即死者為此事也籍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用
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謀君王憐臣之愚不賜
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

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祁奚為
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為知分申侯有寵
於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
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况臣起
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稱上將軍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榮而沉溺不返不有人禍
必有天殃習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賜臣骸骨得
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耕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
唯君王留意焉

五氣大有寶書

陵梵騫辰五氣大有寶書為句曲外史陳太虛作太
虛性好道合丹鶴臺澗中聞余嘗究大洞真諸部書
求發其秘予因攬精華奉為辭五章托於中黃靈君
序以告焉然而語各有微意皆有寓太虛懷梵之則
玄玄之道畢矣序曰

玄元浩劫龍漢開天中黃靈君三景之尊運動元君

道合太始神北玄幽莫知其幾據白蜺坐敷演

陵梵騫辰分合五氣五炁譎勃疑為天章九

龍文流玄瑤華洞陽玉都迴先天黃清二

靈清淨靈上炎五衝三微南炁神文

觀明啓庭八郁錄圖十澤應徵上下
七華西炁策文命基象極戴御
六天上書寒靈之府日闔以舒五威地炁皇文
孝芒宸居梵度翕童鬱陰絕密明都皓良泉
輝輝吐陽一元中炁玉文養蘇上無宛黎下
塵皇玄老於此嘯歌神母亭毒萬有乃多青
從橫糾錯黃氛間中八角布耀景靈散煥瀟
堪輿停輪日月避舍郁紛紛羅光禰璇極元陽
九靈玄篇有大寶書實垂玉簡飛玄上僊惟
或靈威抑或赤燁怒或白招炬或協光紀或含

晝夜勤行游神苗寧朱熾下藏冥玄上升凝合妙真
洽于太神與道為祖周流八津羅明皇真濛翳大辰
龍變巴元劫仞之神元康和陽出入七門神風流烟
歸于無名無方無象無景無聲無兆無朕無幽無明
廓落單鬱皇朗流泠太微扈衛紫垣鬯英可以度世
可以延齡可以闕邪可以辟兵藏之令室龍鬼守扃
勿授下士以褻我天經焉

東方延籙渺鬱康彌浮皇洞真青炁九始龍文

太清混微天一茅至神崩魄飛九遐靈腴上浮三素

遷神霄赤明生玉葩陽林褰開洞真過紫克藏胞量

幽霞帝真導肥上軌和翠玄交象聚胚華輪化無方
正不衰生生不卽年劫多

南方帝溘禪育郁羅乾那洞神赤炁三微神文

太明開景標朱陵大化块北物以神星馬在阜鷄吻
伸絳泉上捲華池津梵英公子司炎垠華闕陽堂風
火輪自然玄照符明真繁想刊落曜中根遥翰輕迅
上天闕赤混寶溼資精元

西方顛疑飛玄雍觀龍炎洞精白炁七華策文

太素皇梵揚金晶白炁御序肅五兵空洞浮窠玄極
并散華潛收甫飛明紫陽瓊剗辰衡旋關起莖歸

元嬰嘉穉還結真一庭泰玄左右棲八靈昏昏默默
中有精湏延勿使靈鬼偵

北方爽朗兜術太演瀟圖洞明黑炁五威皇文

太真浩阿君四濛清泠使者都大宮玉靈玄冒四日
彤纏以長它澁玉封寒庭幽閔壓羅鄴雙館陰閉關
元通鸞爽迴翳神自雄浮游反命蘊冲容離羅來看
有霧從出入三際應無窮

中央阿奕流華曜駕迴斂洞靈黃炁一元玉文

黃秀淵玄圍中規懸空特立無東西虛元煥落含浮
黎中肩東紐北極齊神燿旬射嬰素魄太乙沅珠混

若韞黃寧練胎元命稽陰陽大分和天倪鬼戶闢人
日嘯帝至士聞道當勿迷

荅章秀才論詩書

瀛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擬歷代詩人皆
不相師傍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
論瀛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
不敢從也瀛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
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
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
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

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興楚
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
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
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
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後中
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
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
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
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
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一本于建

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
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樵渾
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宋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
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
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達太冲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
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
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果
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

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夫何溺於又習終
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公病之嫌
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
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
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李蘇李氣吞
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
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達
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
詰律做淵明難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孟浩然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未蓋一

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逵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達安至於大曆之際錢即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雷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幻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棗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劉叉自出新意而涉

不惟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嚴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升錢希聖劉子儀揚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崐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

之躡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其常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其出於李杜而競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是以後詩人走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味薄其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者皆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無窮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揚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葦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文云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

氣存荒靜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侔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唯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情性之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

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
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無
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
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
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
哉瀛非誅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雅足
下裁擇焉不宣瀛白

荅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瀛
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

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
官弟子每行縣益徒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
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
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明傳得良傳
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士範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
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瀛
也不敏幼即多病純藝黍稷與墜牽車牛遠服賈之
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聞世乎道家
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繕閱習文成性遂不欲棄去然
亦籍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

以知經稱之宜直家庭哉至於椰黨州間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論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無善道之者如施讎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濫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絆以從執事矣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為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其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瀟瀟縱不顧清議曲

徇執事意而匍匐從之矜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屏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歎口舌以聾聵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關則雖分折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名辱耳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蘆有嚴父年垂八十且莫弄鶴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粟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去

膝下况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何面目以
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
也瀟以輕浮淺濶之資習頰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
耐脩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
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卧看雲出巖扉中有
麴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
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
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
後進執事何為欲強之乎瀟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
當操觚沉思時闌罪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貓不

侯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入咸指為狂易傳以為笑
儻輩不能就擊磬遠室中循或使少蒼頭簡髮如鋪
虱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
市眾人叢居又無遯房曲閣可深筆筆未嘗半行徑
伺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然
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平生獲意
視人世百為顛倒变幻如神鬼或握拳握膝師及
宿亦劍之慘或聞爭紛不可解則暗數玉簪之存
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辱之以
欲使其揣摩過度預自料決不能與也

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責乎况兼自有短視疾雖月
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
者必以我為爾非快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蠟必有禍
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笑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
事何為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求得怪忤疾見
夫魚戢而趨心輒驚怖若梓擊下止面無色澤口禁
不能對人近年衰^{其甚}酬荅稍煩則有辭顏^{隨重}
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
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甯於嶧峻甚俗以其如^隔
翅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開曠之地恐^誅

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願畢矣此足一出衆
事皆棄嘗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離甚初無不共
戴天之讎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
問褚師論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
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準
焉唯中央號鳳皇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
則見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
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鸞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
人皆策之執事之所為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娶為東
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者茅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

故閎閔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此事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鷄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偽真况所謂難遇者邪竊為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為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傳其術為少踈耳今之為守牧者不為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又何可少哉濼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善邦如齊魯故歷䟽鄙衷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儻踟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曹臺隨人作上下邪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潛溪集卷四

金華宋濂著

太乙玄微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卜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辨觚造為文章。精思。弗得。解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鬚鬢。與雪鬪。潔身被黃服。手足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邪。善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蟻蝨。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死。幸矣。復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

白心以承靈貺臣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
律中應鍾日在干氏地寒以風母姓七月臣體即降
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鬱木邪疹制陽肝風動壅
手牽目眩謁醫視之謂為慮癘毒艾欣膚其苦莫曆
雖脫下虎口筋骸弗彊有牛負軛有罇在場力既弗
任田卒歲荒幸有書一束塵齧蠹牋振拂毆剔以佩
以箴以叢以嘗以求其方疲精竭思攻為文章窮年
矻矻恒不知變更太乙曰吾聞心有府溺者必有所
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
臣為艾之時獨浴閭廬五宮內守形若懸株兀慮既

澆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緝緼庶彙彌布
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笥若駭在
周陔縱健距捷羽曾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
與神合機岳盪河翻雷推霆驅倏爾陰合欻然陽施
鬼出電入載正載奇萬紵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
樞腰懸金魚鐔羞態踞居飾璇題入則麗姝吹竹彈
絲出則戎士負弩曳旂亦不足以踰其適臣實樂之
初非有弗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
業是者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
有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騫潤視無前執筆著書動

數萬言秘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
生三策揚雄太玄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脩若軼若
鑿之賢各有論著焜耀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
灑卓蹕盤紆蟬連業之既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而
磨研之耔之穫之湘之瀹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
日不治若芒刺肌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
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嘻若言陋矣知冠角
賴胡之為象而不知弁冕纓綬之制知糗飯藜羹之
為美而不知淳熬肝膋之味知吳歛楚豔之為曲而
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瀛於是慨然自失矜

行而進脩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
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有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
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
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
太乙愀然不荅瀛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特之
久太乙三嘆而後言曰上堪下與惟人中居厥初芒
芨膏未有知野鹿標枝蚩蚩狂狂聖人者出扶弼教
基揭我日月燭我異虺所謂達生民極立天地心者
是不有其道歟道雖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渾卦畫
闕奇雅頌飯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哀襄載錄不由

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振芟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
子為且作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
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鬱不揚士庶入非
文卒道于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辭
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館鑄也中國之采章也四
裔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搏馳騁以邪奪正是誣
世也卑辭甘言籍威取寵是媚權也佞墓受金是非
舛繆是罔利也氣亡魄喪慄慄不振是萎蕭也抽青
婉白眩人耳目是聾瞽也若此者弗可枚舉其文乎
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矣充於一身

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政教邇洽
筆之於書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
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颯風上
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瀛驚而
寤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檮出著
左右樛之掛而劫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
百折旁岐俵俵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顛而十墜或
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餼司里授
廬不亟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
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玄機乎

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燭温之未幾學果進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克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太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繡湖者即其地也子克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克之志乎古豈心此而已哉上自群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瀛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于舍壁瀛雖稍長於子克視子克之辭鋒橫厲百未能及一縱強

顏欲記之將何所云耶雖然子克弱冠時瀛見其文輒曰子克它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克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瀛為知言瀛雖不文寧不為子克

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

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聖人與天地參以

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陽陰之理顯形之

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

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

樹曩倫達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
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殊管夷吾氏則
以霸畧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為文列禦寇氏
則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上
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
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
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
則又以樺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橫
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行兵勢圖國抖敵為

文獨荀况氏粗知先生之學有差非諸子之可取惜
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凡若此者殆
不能悉教也文曰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
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

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自是以昧若煤之

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精定至道有文

衆元繁述既腸膺者蓋賦之流難以不生也

善也務格諸子之開然煤煤其不從者

矣至本不無所規也其不來亦餘也

南之程子新安之陳子完經異傳而美益明
文堂房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
不遠也能言之生非不夥且衆也致令觀之
目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雖辯聖人之
列峙如山岳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唯
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瀟
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彞倫達大義者皆不
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己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
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堂言之子克亦奪潤
後取以為子克告者誠以子克得後文知名於世
可不以群聖人之文為勉也瀟家夫容山之陽距
克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謁子克於湖之陰仰
察天地之文退坐書會中又參之以群聖人之
瀟與子克當各有所進也子克以瀟言為然乎
瀟言夸矣子克幸為我刪之

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
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處
分為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
其弟子阿難陀多聞持持有大智慧結其

歲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
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
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頰并知足天宮咨參慈氏
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
得毗羅之法弘其經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
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
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
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
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惡之宗
薩埵以瑜珈授龍猛授龍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始來中國大達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氣大慧一
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微妙秘密之宗
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
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經羅舊
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此
齊惠開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造禮龍勝為師開空假
中三觀心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
師智顛顛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
朗朗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灌觀

道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
其化廣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又士
南山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者而已
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
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闢
與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
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

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嵩山大圓禪師靈祐祐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辯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
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真大師文偃偃之氣于如王三句之談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
其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
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九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
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五種淨
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普願元

大師本寂而復入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
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
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
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脩行蓋不出
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
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
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籍籍
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為者邪此則教禪異塗猶可
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

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為有相無相定
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
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別
為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
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夫帶
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為哉首
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合則分四教賢首則又
分五教叡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
嘆哉此雖通名為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
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名也

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
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
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
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
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抵牾之甚霄川仁岳
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豈可一相容諫書辯謗之作
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
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
非緣而緣非同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即非聖諦
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
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
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
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求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
護教編示予自大迦業至于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
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
詳請予為記以補其闕畧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
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縣司在縣西一百步歲久就圯至正庚寅大梁
劉師樓以玉簿攝村事始作正廳朱成兩側共明午

辛卯新安洪在來為尉完之且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廡之前軒暨吏士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一間計者若干役功若干糜錢若干瀛懼後未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葺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中嘗習法令于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冰生衣上浙浙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俟死而已

怖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即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樞端下燭燁然如燈髣髴見黑衣人神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迨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旌而與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旗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為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旗名玄

改玄為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竒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必也瀛則以為不然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苞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竒者既听於空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

之所畧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為屋凡幾楹間搏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問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故乃迎養于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顏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

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
初姑未亡時妾子瓚始十三歲姑嘗撫瓚頂謂曰吾
半菟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
自金華迂浦陽妾與母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
瓚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
君奉觴上壽共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
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為像以事之凡遇蔬食菜羹
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
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
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

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之亦可謂
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公主用桑期
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主之
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思親豈不尤切於子哉
禮若可為則予為之也久矣專曰是故然矣世俗媚
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况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
心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
命工人刻像以遺之并錄其問答之辭善于像龕之
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我大權氏說法度生凡其住處衆所依止以是因緣
成大蘭若衆教東漸遂建道場湯殿飛樓在在而是
其中亦有折一莖草插標立壇作佛事者小大雖殊
及其籍是明自心性如指指月指有短長因指見月
了無有異浦陽山中有一沙門號曰景岑發大弘願
自無始劫以迄于今或神或天或阿須倫泥黎勿生
并諸鬼趣隨業之所感輪轉不息所以者何為貪欲
故貪故不捨不捨故有我今思惟咸悉棄去搆為梵
居見者聞者皆大歡喜輸田薦饋奔走承事大德乙
巳迫于丁未凡三暑寒以漬乎成駸庭覩飭門廡峻

整中像大士踏寶蓮花真珠纓絡微妙莊嚴勇繪天
王登龍神衆各執器械呵護正法雖悍用刀子斗擊陳
衆衆怖畏者未入是室俛首作禮王體大地比諸道
場與折草者無小無大同一應感我聞如來直寶境
界無佛菩薩亦無衆生凡所有者皆是空王假如摩尼
珠日光所照五色燦爛謂生於珠非日則隱謂出於
日光因珠見畢竟二者和合而成根塵互入亦復如
是真如妙性本自空寂一物則無况茲室廬盡涉塵
幻有無之相在刹那頃豈若心境兩捨不有寐用常
如然後出世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樹大法雨俾諸根

莖悉獲沾潤是則無真如來遺教若乃執着有漏因
果被伽黎衣作塵勞事如蝨蠅者愈重愈用要辭
脫無有是處我今復欲廣宣此義而說偈言我觀自
身相四大所假合自頂下至踵種種非真實一旦四
大離我復在何處我身且不有何況身外物縱彼金
銀寶珊瑚及琥珀瑱瑪瑙等聚如須彌山於己不
相涉衆生苦遇癡執者以為命求之不憚遠或入鉅
山中途著諸猛獸或泛大洋海黑風飄船舫流入羅
刹國驅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蓋為貪欲故由貪漸
滋蔓業障永不淨我今達梵居飯依大悲父捨蓋及
床坐一一盡注嚴籍是象教力欲捨諸有所有所既
空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
不來不內亦不外如如吃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
間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衆當懺我
所說於一剎那間成此無上道

集賢太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鄆
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軋寧初有諱公者
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開祖
大夫福建道宣慰使曾祖諱開祖

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留守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間脫脫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邸薨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

庫後陞長史階咸如故重記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於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脫脫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太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渤海夫人子男二長葉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

預鄉薦後用御史祭舉為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博
學為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
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諤婺州路金華縣儒學
教諭次士謚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
女一申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
寅薨于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
二下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
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
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
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于家庶幾後人

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蜀墅唐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唐曰蜀墅焉周圍凡三千六百
步東西北皆岸山山水合七十二流入于唐而南
出南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
田山之東其脩七百尺有奇廣如脩之數而殺其五
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脩如
廣之數而稍加強焉隄之中剝木為巨竇以洩水水
之所溉田至六千畝而贏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
田遂不稔丹溪未君震高憫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

尹周侯自強為下其事。龔雙林巡檢張其來視役震
高遂盡召有田之民履其畝而使之輸力。薦俱有差
復出役夫之功一千以為衆倡。衆悅趨之一聽震高
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趾。加闢而漸殺其
上隄之西垂鑿石為斗門。視水溢乾而時畜洩之。門
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竇易壞則易以堅石。且定
為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紊。復愆歷歲
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掌唐事者中折粥魚之利而
嗣葺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於五年秋八
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耆朱仁傑等來謂瀧曰。震

高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弓之田。以徼唐利。其夙夜盡
瘁而不舍者。果何為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願
吾子記之。瀧聞海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置經義治
事齋以教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通之。
故其門人皆有適於世用。今震高之學出於金華許
先生謙先生之六世祖。寔嘗役海陵。游其家。學相傳
至先生為尤盛。宜乎震高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
之人方高談性命以靜世。警俗聽之。雖若可與有為
一遇小利害輒顛倒蒙衣。不知所措。視震高無所為
而利民者何如也。蓋亦知所警哉。震高字彥脩。有長

材縣嘗下括田之令唯震言為之無擾云

髮櫛銘

髮有垢尚假爾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蔣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
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
邵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
日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將日在辰出東
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
對如莫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

陸修靜萊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涼草離離
糝糝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
或蟠身矯首如玉虬搏人或挺如山後伸臂掬澗泉
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宦官者裁之
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
馬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舍自廢唯寺為盛近燬于
兵外三門僅存門門在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
上人出三人自為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糝纒觸人
捉筆聯松華詩詩未就予獨出行函道問會章君三
益至遂執手止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獨龍昇也梁開

普通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未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
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
色寶光舊歲大士寢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
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
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
圓楹中斷為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
法師之墓有壙廬法定為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
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上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
讀書於此院廢更翔雲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

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
來博山龍為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
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
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鄉巖道鄉葉清
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希
應時維方桴粥聞人聲屢屢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
多歲矜先生遺跡後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
所植松已遊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
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事條
事廁以險語聽者為改視明日甲辰子同二君遊崇

禋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後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
衆卉畧具標栢為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
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問據石坐主僧全
帥具盞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
近有僧采萍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顴顴有癩可
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兩駒奴登惟秀亭
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
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駒奴有蹶蹕行息促甚張吻作
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牒牒據頓地視燥平屢
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澗數十丈上

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
夫人塚無知者或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
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憇思
欲借衲裯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樹無五十弓
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
者六七徑至馬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
可辨天闕芙蓉諸峰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湖
澗水滉滉流玄武湖已煙又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
四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屋
尋一人泉泉出小泉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泉

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宮可居側有龍兒頗
頽面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通
隨合忽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
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鉤衣足_送躡咽骨焦
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踞
泉剝燕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燕神明漸復庵後有
太子崑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將庵中僧出肅面
有新痕詢之即向采薪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
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朱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叉
之末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有核滿地

一鬢童玄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堂中
酒飲且賦詩大噓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
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
劉君曰是矣子幸不墜虎腹嘗呼斗酒滌去子驚可
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儻笑
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曉文不
可璧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
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
廬茅蔣蔣山固無靈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
盡為望秩之所崇也香謝尚宋雷次宗劉勰齊周顒

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
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堯兒
牧豎眺肅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
往來一日萬變達人觀又何足深較乎幸與二君
得放懷山水密一刻之樂千金不入易也山靈或有
知當使予游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
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歷
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玉壺軒記

玄默攝提格律中夷則白月流天牽牛正中商飆
人仙華羽客窺行黃宮忽憮然還征西至離紫之山
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多
玕琪樹多靈草多嬰垣之英赤蕤而素莖皆生玉榮
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陰有五華之木產實如櫻丹
腴而長毫其垂屯屯膠膝神麟炎尸之厥容類糾糾
首而六眸其音如榴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
圓若嘉瓠太顛沉晶以靈為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
酣觴其中寤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歸巖箬之
遇乾之離其辭曰至柔有容落無隅渾淪中苞西
華流儲超于元素造物之初有玉壺之象焉已而

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勃如練起中谷散為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躡屐尋之一室瞭然宛如神遊所覩者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綠瑩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迎予往與之樽且告之故仙翁笑曰若子所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耿綿洞明兩極混合上玄大如黍珠含乎方圓然猶以跡言也況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鬱紛羅森有不出是壺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圓為家以虛為質以潤為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華羽客瞪然視

惘然驚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邪吾向所見離祭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邪幻隱而真始顯邪仙稱荅笑而去問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璫金陵人海雲先生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恒推為巨擘云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枯養童君溢新達龍淵義塾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今名相傳文以化俗冶子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馬山深而川以爲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異

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勃如練起中谷散為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躡屐尋之一室巖然宛如神遊所覩者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綠瑛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迎予往與之揖且告之故仙翁笑曰若子所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耿綿洞明兩極混合上玄大如黍珠含乎方圓然猶以跡言也况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辭紛羅森有不出是壺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圓為家以虛為質以潤為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華羽客睜然視

怛然驚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邪吾向所見離縈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邪幻隱而真殆顯邪仙翁答笑而去問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璩字境人海雲先生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李

枯蒼童君

為巨擘云

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枯蒼童君溢新達龍淵蓋孰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令名相傳天地所賦治子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馬山深而川出其源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民所畏也

之子第無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謀創桂山
仙巖兩書院以無恒產未幾而皆廢章君深憂之與
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擇節凡費而
用其餘斥田至一百五十畝其妻黨陳京凡第聞之
以曾大父適齋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來為之
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卜地官山之陰割燕居以奉
先聖而先師為之配春與秋行舍采之禮朔列四齋
曰遜敏曰知通曰敬樂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殿正
萬堂月旦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飭五倫之教前
連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竈其脩塗以達于東西灌

木嘉筮前後蔽虧蓋鬱然云歲聘經行脩明之士以
為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寸穎家單不能暴殫者
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執事
者司焉日有籍月考胸贏歲一會其數有餘則他貯
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以教陳
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凡也
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其
科繇俾無有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列諸石復懼來
者不能保其終也俾來請瀛記之惟古者之達學也
雖其為制有小大之殊而所以導民衷扶世防者則

一而已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
西山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籟鳴機動
撥巍科而典雄藩者聲華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
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風俗不同遽
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章君有
見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為肥家之計乃闢塾
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為功甚溥
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
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去當夙夜以繼志為
事毋豐已以自私毋靈藥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

而敦敦彛訓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
之意脫有違於是陳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之陳
氏或不我屑也則鄉尹里師山無勇於為義者咸得
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屑也則縣大夫之賢者宜扶
樹而振發之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雖然無
以遠慮為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哉苟讀瀛
文宜戰兢保守之弗暇矧敢壞因書之以為記是歲
十月具官宋濂記

看松庵記

龍泉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有四有

奮起而中穴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
髯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
披橫數數十尋嫩綠可憐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
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
之新結庵廬其間卷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
潛于其中雲英芙蓉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
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構烟雲萬頃
亭庵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
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
為構唯人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

翠沉沉撲入陰颺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
脩有挾纒意君復為構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
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峰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
歸兼之可琴可奕可潔尊壘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為
構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擎衣支九節筇歷將四

亭中退坐庵廬回睇髯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
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
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履聲
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髯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
笙簫音以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

名其庵廬云龍泉之士聞而疑之曰童君負濟世
長才當闢冠屐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衆而擣退之
蓋有意植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
者之為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為不
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
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為獨多蚩昧昧思之一氣方
伸株而蘊者亥而歛者莫不振翅舒榮以逞研於一
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餘榮其
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君之
子每托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

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
亦未嘗與松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
於出處間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
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
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賦
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伏苓煮之於洞雲間亦
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遷
君久矣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公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北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齋祝由阼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後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也尸升進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升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

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明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循而未失古之意也今龔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天子以稷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殿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濯用鬯裊爵合鬯裊陰達於淵泉既濯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

稷襄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以燭蕭合羶蕕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庸作簡手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濫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鼓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王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以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心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又潤奠

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合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祖以先師配今也雜寘而亥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

事主恭王弼之宗在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違短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又矣故

魚曰孔子則又釋奠
之石合也

稷襄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蓋求神
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庸作簡乎古者朝覲會同
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
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
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禮乎古之有道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該皇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聖百詩豈上聖可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
無先聖先師則八所釋奠者當與鄰國
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又獨奠

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
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
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
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
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
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
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祖以先
師顏今也雜寘而支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
事主恭王弼之宗控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違短
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
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禹不先齋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頰回曾參孔伋子
也配享堂上頰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
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
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
下顛到曩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
士之見師以萊為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奉
秋亦非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
今則祿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
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

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
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醋主人主婦及賓之
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幸之其可乎哉嗚呼學
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
崑崙也今乃糾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
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
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
禱手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
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
義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

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生。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泯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固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首為之立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資能御異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彙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樞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蘅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苑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版

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晚畧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
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
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
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
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筆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
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闢其藩垣而逐
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貪曰經義玄深非
淵而何文辭占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
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秦詠之氣網溫回薄於堪輿問沛為甘澤凝為卿雲

發為三秀龍泉壑為持嶽威風及其鐘於大壑為慈
祥豐第之君子足以儀世而道釋足以撐海而壽澤
其為邦家之華道術之寄蓋甚不細也有若金莖開
火先生似惇龐之資卓絕之識屏去流俗凡近之見
期造筮伏高朝之庭言其植志則以三德六行為本
原而亦偷之者弗為也言其講學則以四子為宗
標舉儒非是之書不讀言其文章則以文辭
為其進之階而亦物類之為非也言其
必以道為本而後學之為非也言其

臨於佩翁獲得諸親戚之際至冒薰蒸之重熱極
毀其性情由是陶鑄其氣質粹矣成德之彥歸議
行之功若非碩學之敷施曷救時儒之效驗如此也
以此觀之其守道之篤獨立弗遷亦疑乎其為
躬著由內達外不亦庶乎謹用金辭私謚曰凝德
生庶幾可以景行先哲而嘉惠方來云爾門人同異
來瀛具履等謹議

六經論

六經指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
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

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
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
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
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
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
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
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
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
所存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
之教焉䟽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而廣博易簡則

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
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
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
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
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
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向何望其能却
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
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騫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
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
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

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禮鄭書於訓詁
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公羊》世豈復有春秋樂
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
有金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柳閱於
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
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
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
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天
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也而孔之所以聖者天
所以賢初宜能本心而後求於六經不過能盡其心

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六及古人者無他以心
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世之所圖不過割裂文義
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
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頭晦心無古今天下
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
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
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剪夷之始有
輕脫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厭

皇帝位於是脩明庶攻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
不遑暇食高頰蘇威李得林之屬調馭于內揚素
擒虎智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奉日盛遂萌平陳之
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收寶歛手就擒天
下自是歸於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
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
物阜繁號為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
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
市武馬而困蒸庶御龍舟而般遊無度自以為日月
所照風雨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耳怒其不

恭親總大六一百十二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
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意謂狼筈玄菟之野
鷓鴣扶餘之境甯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
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
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蜂
起王薄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弘據九江杜伏
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
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自沉酒聲色推日不足度
其不允乃歛摩頸受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
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群雄叱咤

之間風駛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
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矣不如弘農
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湯帝
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之
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德結人心雖湯帝昏荒之
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更有太康殷有雍已河
圖甲冑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禹湯文武之德未虧
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
固長鎗大劍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主
爵充物不足為之富其是倚賴而長存矣治者非徒

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閔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聲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後深然其說歷推序其源流以為漢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

傳李溉既傳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大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閔仰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為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為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

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上符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一下行九宮數華父則又以為劉取太一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續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

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含就其中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畫井文於方圈之內紀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似沉於方土袖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瀛應之曰群臣不定管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

不可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有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神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後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為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

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也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其不然也照照矣或曰予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啓司馬君實及歐陽永林之辨而并大傳疑非

夫子之言也或曰揚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庖龍
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
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
瀛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
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
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
已通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
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
也不必寘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

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序解河圖可也而
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瀛曰龍圖序非圖南
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
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
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合河圖將何
以明之瀛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此固象數之具於易者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
或者無辭以對瀛因核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講焉

撲滿貯錢陶器狀類罌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
撲去故名灑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為人也荊州
俠士劫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貧戚爭釐以錢如意擊
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荊州
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
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鑄錢說

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樹二尺
中折之一刻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劑圓大與空
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置之下端冥空內以

細絢纏其腰別籍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
急旋轉之二樹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
毛上俟其烟翁勃以雲掌覆空鬱之則火破燄生矣
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
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蕉菴述夢文

為東陽胡先生作

龍集壬申瑤光西指火烏戢羽鬱華罷御明河垂兮
近人秋影高兮在樹時有萋白仙人弄丸餘暇下蘭
庭登雲樹遡涼廳嚙芳遶迥太蒙兮何極發稚歌於
清夜歌曰絳節兮白賂神津布兮流漿隔秋水兮

予懷招美人兮翠嬰房歌已就寢暹天未曉白間土
影霓弄微妥巖瓊露之方溥謝缸花之半墮何蟬蛻
於泥丸兮憑風馬而邀游隨明月於華胥兮惹執蝶
而孰周指帝青之廓落兮府銀漢於下流習弭節於
山楸兮神悅悅而莫予留則有洞靈之館真游之府
四珙薦芬五芝浮礎彩入綺䟽丹開曼宇璧借聖兮
流霜程方潤兮靈雨圓八角之流蘇障九翎之葆羽
中有室之麗密芳蔚玄蔭之紛蕤積浩翠於青空疑
或有而或無禽藏文於五苞樹潛魄於五珠錫芳題
於蕙香懸粉葳之舒舒彼瀛洲之神人縈玄冠與編

衣施長擊兮疑籃扶雙佩兮瓊瑤執乃續繡其並俵持
白雲以贈予拍殊庭以相告謂君子之攸居言訖而
逝剛穎過舉虛灑中肌神爽開寤耿銀燈之猶青見
蟠華之在戶欲重徃以覓之兮昏不知其所止苟遽
舍以為幻兮又余目之所睹心孤屣公以至旦兮竟不
識為何祥也爰有事于玉靈兮乃土曰縣之所彰也稽
嘉植之孔芳兮毓火精於南離絕工一文之瓶棗賦綉
澤之水圭恭尊初泛霜肥漢液寶刀新割艷動吳服
漱華池之香涎派丹鬻之甘滋漬玄園之渴城沃尾
頭之凝脾樹明德以及物兮將玄確以易之安

於穉真兮若妬醜而含飴於是嘉名立曲房闢釋軼
敷青氈列麟室脫移洛塵春寤但同符於昔夢任仙
凡之迥隔苟心目之若存即異境之超絕何實何虛
非存非滅聆簷馬之夜語恍芳卿之下謁安收視於
三庭生皓英於神白吹鳳笙兮歸徠風脩脩兮將夕
擲萬彙於一幻兮曾何問乎今昔以衣化而鶴神兮
林蕉迷而鹿失世何往而非夢兮嘆倚琴而秋泣唯
不變者之長存兮恨飛鴻之遺跡諒曰

碧監無塵夜向闌仙子持節來姍姍
靈官灑翠色可餐冷光迫人栗花漫何以錫之紫琅玕
玕琅玕有節不
可屈食之素瀦甘如蜜仙人之壽同金石只此長生
便有期却勝人參五葉齊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閒居累日弗憚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曠
聞道家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為問對作詰
皓華文文曰

上章因敦在旦之月大雲不移積氣焮熱時龍門生
黯慘弗悅頰面腫噲情神鬱勃頰文九折縶縶
者不暇冠足何能襪其友亡羊先生來之謂匡山君
曰龍門生病矣為妖所變矣其中將持長神守靈

山君回花袂媚武團崇惑赤仇鐸殺纓荀伯赴瀛移
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違其遂卒霄靈魄龍門生之府
雁殆此疾也耶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者陳
斯室此自內出無罅可過昔者玄靈錫真籙苞承鈞
儻儻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威明龍煙育嬰或喜而賈
揚或怒而色賴或恐而湮淪或思而纏縈各隸攸司
別域異侖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琥之精
於時為秋擎欽華榮於音為首肅殺之聲於行為金
厥德維刑於葢為肺百憂所城察之無跡迫之不驚
歎爾水集忽焉雲凝眊眊亂眊眊皆嶸嶸又而弗華

或爽厥真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出九陽之庭
授我以帝青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劾召五鬼摩扞
三靈動為山合怒為庭朋即將召皓華而訊之不亦
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杖七星之
劍曳三辰之旌灌酒于茅熇膺上升禹步成罡拔髮
為兵左叱右顧潛聽于冥涉炊五斗黍項迴颺怒旋
冷氣四興幻陽變陰弄晦閃明勃律擊卒如見其形
有嫩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載以輜輶踉蹌而前
嚅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
曷召我為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奈何某之言

之召爾非苟然也高形兩間為生幾何擊石火起流
陽電過俄頃歇滅不樂則柳既有良朋相與歡歌上
下角逐西東憂摩蓬陳笙聲導列象犧酣嬉淋漓屢
舞僂僂鷄蟲失得鳴鳳少多棄而不辨惶恤其他孰
不志舒孰不賴舒孰不營營孰不婆娑爾何使龍門
生感感勿勿始始要要委塌弗振如飣沉痾爾當據
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為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
銛皓華聞已頽然怒曰夫子藝周載籍心統人天在
古無上在今無前甞生日底雷捲舌間椎車欲議彈
履而衰夫予之死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耶惟昔尼

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
從敢曰自佚以疲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
類綬之匪易逞逞齊魯樓棲宋衛樹伐蒲圍絕糧不
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悴是謂世
憂夙夜罔替天下為公道紀攸繫魚爛已成河決安
治傷麟曷米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為義
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
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况今六合雄吞乎縱哉
積千里蕭條土絕播耕鼻齧如山悲風往還鳥雀見
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回

惑乎亡羊先生嘖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
未能若謂生民遭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
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未恢
落無炤神光下燭人麤將弭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
額弗感我齒長啓我神空寧于胥樂只爾罔欲反之
將有說耶抑罔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放
言如雲彌布八丘蛟龍騰驤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
漣弗收欲齊天物強名弗憂夫子取之人將見允且
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子
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蓄害是罹是憂者群

善之願衆德之基脩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莫諸粵自
古初有天皇焉幹運日月輶轄乾坤司執神機主宰
帝權懼民多欲志因物遷特遣天老命則五官躡揚
金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崇
並觀如此尚有識耶亡羊先生曰爾言固善古之聖
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避世無悶者矣
若是彼皆非歎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
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于一子莫
之

隱憂又將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虹昏昏
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庄山君曰皓華之辭
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為式於是攢眉入室隄淚飲酒
撫物傷懷終宵太息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
府君文恭才樵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
每侍左右操其權度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青
檀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恢弘之其宗愈光茂亦惟
彥宏是友蓋彥宏凝態而夷冲其與物交乾防至密

詣練甚精而於群從之間傾識以相周旋故得其驩
心其考文轟蚤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後
千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晝夜幾傷其生居亡何
彥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奉盈唯恐有愧
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群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性好施與天大雪有童子凍餓道路彥宏
亟溫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于家喜注善樂起人夜
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適鄰邑忽
有拜馬前者考宏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為拜者曰
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藥乃生食公之德又

不報辛一見公不自知其願之預地也彥宏笑遣之
彥宏壽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葬于
左溪山原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濱淵洧演
天淵洧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
時用薦者為月泉書院山長文一歸洪蓮孫男四楷
擢操擅擢天女三人皆在室考宏遇人煦煦有恩意
這歿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淚落者昔唐張公藝字知
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吏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
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
之際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考
宏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雖米人不越於
繩槩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
僅見之夫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況於後世者乎
源與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造文表諸墓
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距句章又
接浦陽其山水竅號奇峭齊謝玄暉嘗以五溪深入
其中而宋刁景純景慶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
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潭前橫一水入五溪

不報幸一見公不自知其願之傾地也彥宏笑遣之
彥宏壽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塋于
左溪山原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潢淵洧演
天淵洧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
時用薦者為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洪蓮孫男四楷
擢擽檀擢天女三人皆在室彥宏遇人煦煦有恩意
迨歿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淚落者昔唐張公藝季知
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吏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
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
之際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方

彥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
繩槩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
僅見之夫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況於後世者乎
庶幾彥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遺文未諸君
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並漫山水志

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流句吳

棠
掌以采葉采誤列

接浦陽其山水寂蹇奇峭齊謝玄暕嘗以靈巖深入
其中而宋刁景純景慶厚亦頗游焉自西以屬入過
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潭前橫一石梁其

履之如水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巉石突起類大甕
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
曠坐石四腋峯密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
斧所雕刻者山多狽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
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竿
泉西流匯為小窪瑩徹泓潏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
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
極恠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
相傳有岩角肖鷹 習夜大雷雨豕崩下聲聞二十
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

蟲崖也奔達後先瞬目失所在此則氣象陰幽絕
不類人世如升蓬蒿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
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籬覆地厚動之輒仆又過十步
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可七
八尺冉冉下汪滑而無声雨傍石崖峭立苔蝕蘚障
時有水珠絃絃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樽水或
湯取蜥蝥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
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斬敵其中勝
致確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
罕至莫詳也尋古路而出斜迤而東迤者道也

峭壁上有石類香鑪故名香鑪北有峰圓而童名鉢
盃峯或云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峰由鴈蕩而南時
有白雲覆於谷口者名白雲峰屹然又立者名玉女
峯斬二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羅蹄附
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並崖東折度略約橋
趨三學院院唐靈巖神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
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
十丈瀑怒暴倒擊崖窟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
光閃二奪人目晴至潭底輒復逆上有声如鞞雷入
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壑中声居人云每大風一號

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參提
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折潭之源益響欽
頌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簷簷間有平射數百畝可耕
概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擊三焉
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掇以小石鏘若
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斲釜面廣而底廣
大水驅亂石聚其肉逾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丈
險不可實是後其右懸崖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
其下不見其形方然而其下自餘尚有雲氣

廣不駭怪或以絢圓腰繫巨機俯崖而瞰潭在右岸
楓木其形大舉如第二潭而廣霽停之則有晉劉龍
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
人為壘石作冢或云龍子之母塋焉世遠不可辨及
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五澗
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情有是哉

故檢校孔君權厝志

故奉議大夫胡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灑
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國下七世曰傳
始遷衢故事孔子之孫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

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州湖北廡訪使者辟
為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階將仕郎公乘馬
出道逢宣政使騶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
公曰我真聖人之裔官乃偽浮屠宜應相避邪政成
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改沅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
供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
遣兵殄寇至蜀亂公間關巴峽間又之復經襄慶
涪洞庭回鄂鄂之亂妻張子思樵溺死僕膝談蓋雅
德室高昌氏沒纒下兩下嫗存公喪歸不

公被堵衣偃偃走持孔氏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
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那碩轉徙來陵陵依
富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生子頗於泉下柰之何
不哀乎瀛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披淚以
書其略若公詳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